

故人旧物两依依

○ 黄卫君

打开老屋的门，一股陈年的气息迎面而来。父母居住过的卧房里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旧物上，显得有些肃穆。西屋的角落放着一张竹篮和一面箩儿，它们是我父母的遗物，一大一小相互偎依在一起。竹篮竹箴的缝隙间落满了灰尘，竹子的本色已经看不清了，现在它成了灰白色，因为编织得紧密，依旧坚固结实。箩儿的箩圈已经发黑，箩底纱布上沾满了灰尘。翻转过来，抖落干净，还能看见旧日生活的痕迹。

竹篮是一种竹编的器物，乡村人家用它来晾晒粮食，或者装其他的东西。竹篮呈圆形，大的有四尺余，小的也有二三尺，边沿有二三十公分高。与许多竹编器物相比，它好像深不可测。它装满了乡村的生活，也装满了希望。而母亲们的针线竹篮，在它面前简直就是一个小兄弟。

我家的竹篮是父亲从南山集市上买回来的。因为太大了不方便带，他只好给进城拉货的骡车把式说尽了好话，人家才答应帮他拉上竹篮。他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着骡

车，费尽了力气。日后有人来借竹篮，他总是拒绝人家。当初的辛苦谁能记得，知不知道爱护呢？

新竹篮篾条编织得纹路紧密，底下的拉花支撑得十分结实，还有一股淡淡的竹子清香。竹篮除了晾晒粮食，小孩子还在里面玩耍睡觉。玩累了，趴在竹篮边上，呆呆地望着，像是在干活的大人。它又大又深，大人们也不用担心会摔坏了孩子，这简直就是一个童年的摇篮。后来慢慢长大了，竹篮再也困不住我们。轻松地跨进跨出，好像又打开了另一扇门。

天上布满了乌云，大雨要来了。竹篮里还晒着粮食。大人们还在田地里干农活，一时也赶不回来。看家的孩子拽的拽，推的推，将竹篮挪到槛坎上，一竹篮的粮食不至于泡汤了。

太阳出来，竹篮也出了门，我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它。竹篮里晒着花生、核桃、馍片，飘着幽幽的香气，也充满了诱惑。我们偷偷溜过去抓一把花生或核桃，又匆匆离开。没有人追上来，身后只有白花花

透明的阳光在竹篮里浮动着，像一颗

透明的心。那时候，有一个穿着碎花裙的女子从村巷里走过来，身后飘起了闲言碎语：“屁股大得竹篮一样，就是不结果！”我们还是懵懂的少年，不知道世间的凉薄。许多年后，那个穿碎花裙的女子从巷口消失了。许多年后，村里人终于走出了竹篮大的一片天，学会了隐忍和宽容。

旧时家乡农家厨房里的光景：土灶、水缸。墙上挂着箩儿、竹纤维刷、面皮锅铲等家什。一个家庭过日子，一马三件子的家什必不可少。箩儿是一种用薄木板和纱网制成的生活器物，有箩底和箩圈，呈圆形，分大小粗细。磨面时用它来筛面，点豆腐时用它来滤浆，乡村生活离不开它。

箩儿虽小，做起来却很麻烦。我们村曾经的“箩儿匠”老李制作箩儿，早先用薄木板，后来用上了胶合板。根据箩儿的大小下料，把板子煨成圆圈，在连接处用麻绳缝起来，然后在圆圈的一边绷上尼龙纱。接着把一根窄木条套在大圆圈外面，用锤子敲打一遍。再用直径稍小的圆圈在里面套上一层，继续

用锤子敲打，直到两面把箩底绷紧夹平钉好，最后用剪刀裁去多余的纱，一面箩儿就做好了。

村里人都说老李是个“尿尿都要拿箩儿过一遍的人”——细得很。老李做小本生意，日子自然是精打细算，但那一年村民捐款修学校，老李捐了一百元。三十多年前，一百元要卖多少箩儿才能赚到。

我们家的箩儿就出自老李之手。不过彼时铁圈的箩儿已经出现，老李的木质箩儿式微。他做完最后一批箩儿，准备改行。我母亲算是捡漏，买回来一用就是几十年。张家借去刚还来，李家又来借。等我母亲要用时，就一家家去寻。转了半个村子还回来，箩底纱烂了一个小洞。母亲就找了一块旧纱布，用针线缝得平平整整。

家乡旧俗：人死之后不用黄裱纸做苦脸纸，要找来一个箩儿倒扣在亡人的脸上，免得亡魂不能升天。我母亲走的时候，那面箩儿就盖在她脸上，从此阴阳两隔。那面箩儿筛过面，筛过米，筛过浆，筛过细碎的日子，最后灵魂穿过它细细的箩网，飘飘缈缈地升入了天堂。

岭南粽

○ 陈小丹

五月一到，岭南的天就有些坐不住了，早晨还是白亮亮的，午后云就压下来，榕树叶子翻着背，街口卖凉茶的阿姨把竹帘放低一点，嘴里说，怕是要落雨，果然，没多久，雨点子打在铁皮棚上，噼噼啪啪。雨停得也快，地面冒着热气，空气里有艾草、咸鸭蛋、湿糯米，还有一点河涌的水腥味。

小鲁回娘家包粽子，母亲已经把东西摆好了，竹箴叶泡在大盆里，绿得发沉，糯米沥在竹筛上，米粒吸了水，白胖胖的，五花肉用南乳、五香粉、酱油腌过，放在搪瓷碗里，绿豆去了皮，咸蛋黄一个一个摆开，圆得老实，还有花生、眉豆、瑶柱，岭南人包粽子，手里舍得放东西，怕人吃不饱，怕节过得太轻。

母亲见小鲁进门，抬眼看看了，说：“洗手，别站着！”她说话总是这样，短，硬，可桌旁的凳子早给小鲁放好了。小鲁小时候最怕包粽子，叶子滑，米会漏，绳子一拉就散。外婆还在的时候，坐在门边的小矮凳上，脚边放一只旧竹篮，她包得快，两片叶子一卷，米进去，肉进去，绿豆进去，手掌一合，棉线绕几圈，粽子就有了样子。她不看手，眼睛望着巷口，有人经过，她就喊一声，吃粽末，那人若说未，她就骂，哎呀，端午都到了，还未吃。

那时候小鲁想要的是一只碱水粽，蘸白糖吃，糖粒在牙齿间轻响。大人吃咸肉粽，剥开以后热气冒上来，肥肉化得软，绿豆沙沙的，小鲁嫌腻，外婆笑，说小妹仔未识货，后来小鲁识货了，外婆却不在门口坐了。

今年母亲要包两锅，一锅咸肉粽，一锅碱水粽，她说你弟晚点回来，孩子爱吃甜的。小鲁想帮她把叶子剪齐，剪刀有点钝，咔嚓咔嚓，半天才剪好一沓，母亲嫌慢，夺过去，“你去剥蛋黄”。小鲁剥着蛋黄，手上沾了一层油。窗外又暗下来，邻居家的电饭煲响了一声，有人开门，有小孩在楼道里跑，拖鞋拍着地，端午在岭南，常常这样进屋，不敲门，带一身湿气，坐到饭桌旁。

锅里的水烧开了，粽子下锅时，母亲把火调大，水咕嘟咕嘟，竹叶的味道慢慢散出来，那味道一出来，屋子就旧了几分。墙上的挂历、桌角的划痕、父亲用了很多年的茶杯，全都安静下来，人也安静了。母亲坐在旁边择菜，手指一折一折，把老梗掐掉，小鲁坐着看火，想让水一直滚，别停。

电视里又在说端午，龙舟，鼓声，江水，屈原，每年都说，说久了，名字就容易远，远得像课本里一行黑字，可在厨房里听见，倒又近了些——一个人走到水边，世上的饭还没煮熟，家里的门还开着，岸上或许有人喊过他，也许没有，后来的人把米投进水里，把叶子扎紧，把绳结打死，年年这样做，说是纪念，其实也有一点不放心，怕水太冷，怕他饿着，怕一个干净的人，在浑水里走得太久。

母亲忽然问小鲁：“今年回来几日？”“两日。”“又两日？”她把菜放进盆里，没再说，小鲁知道她想问的还有许多，工作忙不忙，睡得好不好，有没有按时吃饭，那个人对你好不好，可她问出口的，总是最小的一句，小到不好回答，小鲁便说：“明早陪你去市场，买新鲜艾草。”她嗯了一声，过了会儿，又说：“买就买嫩的，老的不好闻。”

锅里还在响，小鲁剥了一只刚捞出来的小粽子，烫，指尖红了，母亲说急什么。小鲁吹了吹，咬一口，糯米软，绿豆散，肉香贴着舌头。外面雨声密起来，楼下有人喊孩子回家，很普通的一声喊，拖得长，有点不耐烦，也有点怕孩子听不见。

小鲁想起外婆以前用的那只竹篮，篮子旧了，边上有几处毛刺，外婆每年端午都拿它装粽子，走路时篮底轻轻碰着腿。她把粽子递给小鲁的时候，手背上常沾着一点米浆，干了，白白的一块。那时候小鲁嫌粽子烫，接过去又赶紧换手，外婆就在旁边笑，说：“慢点，又没人跟你抢。”这么多年端午过去了，河还是那条河，水涨水落；龙舟也还划，鼓声一起，岸边的人就往前挤；家里饭桌边也还是那些事：剥叶子，找糖，嫌太烫，吃到一半又伸手给别人递一只。

母亲把灶上的火拧小了。厨房里只剩一盏灯亮着，她说：“明早吃碱水粽。”小鲁应了一声：“好。”

雨还在打窗，锅盖边有热气冒出来，竹叶的味道一阵一阵往外散。屋里安静下来，没人再接话，锅里的粽子，还在慢慢煮。

诗词苑

过商山

○ 张曼利

长路追风向古今，商山遥看绿森森。
烟笼低树藏云舍，雁落远滩鸣雨林。
翠嶂千层山隐玉，繁华百里水生金。
当年茅店霜晨月，更向板桥何处寻。

江村汉文帝陵感怀

○ 陶轩主

既无封土亦无坟，白鹿原前葬汉文。
瓦器非因无厚德，清风长伴霸陵云。

石榴

○ 东川

嶙峋瘦骨劲虬身，不畏严冬又焕新。
春水识时催绿叶，东风有意缩红巾。
几番经历潇潇雨，满腹深藏粒粒珍。
但使朱华常照夜，方能翠鸟可鸣晨。

初夏午后兴庆宫公园即景

○ 郭健

龙湖虬树翠相辉，投食儿童逗鸽飞。
我亦游园趁晴好，沉香亭畔抚诗碑。

谒陈少默纪念馆

○ 陈俊哲

豪门沦落历霜风，游艺依仁气自雄。
学养沉凝融笔底，襟怀冲淡远尘踪。
鸡毫漫写千秋隶，椎墨深藏百炼功。
廿载星移公未去，清芬高韵贯西东。

闲吟

○ 王霏

平生最好是山水，篱畔芭蕉案畔花。
更有西窗千里月，殷勤著意饰繁华。

在新疆林场拾蘑菇

○ 孙善光

虽有思想准备，在进入新疆博州哈夏林场的时候，我还是被深深震撼了。天山杉林和高山草地在这里苍茫绵延，有了万顷碧波的神韵，那些上百年的云杉历经风霜雨雪，以无限热情，拥抱蓝天白云。

我们从博州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林场，城市的喧嚣在这里仿佛戛然而止。几只雄鹰不时在头顶盘旋，散落的牛群在山脚下悠闲地吃草，不远处的蒙古包如同散落在草地上的朵朵白云。早獭在洞穴密布的草地上机警奔跑，跟我们玩起迷藏，我们循着早獭的足迹一路走向林场深处。陪同的亲家介绍着林场和蘑菇，这里与哈萨克斯坦相近。如此，我们是在临近边界拾蘑菇，出乎我的意料。

沿着一道山梁，我兴致勃勃地走在最前面，穿梭于漫山遍野的树林、草丛中，不时可见菇面扁平、呈半球形的，或是菌伞肥厚的蘑菇。这里的每一棵树都堪称生命的纪念碑，每一棵树都有近乎奢侈的空间，云杉尽最大可能地舒展着它们巨大的树冠。它们的树冠又为弱小的植物提供了庇护，特别是那些苔藓植物和为数众多的菌子。蘑菇的

颜色五花八门，以淡褐色、黄褐色、浅灰色的为多。它们通常簇生一起，有的是几颗蘑菇相拥而抱，有的则是零星地点缀在云杉树下或草丛中。往往是在地上发现了一颗蘑菇后，再在它的周围仔细找，就会发现还有三五棵或一群蘑菇打着伞儿躲在那里。早年那首流行歌曲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不时在耳际回响，那曾经是多么浪漫的怀想，一个勇敢无畏的小姑娘挎着篮子穿梭在林间、草地，如今这一切又如此真切地出现在我的现实生活中。

我心无旁骛地搜索、拾捡蘑菇。拾捡蘑菇的心情是愉快的，特别是发现一些好的菌子，便如获至宝。虎掌菇是我的最爱，特别珍稀名贵。虎掌菇通常生长在海拔2200米以上的山林里。这种菌子实体中等至大型，无盖无柄，在菌体上长满一层纤细的茸毛，呈黄褐色，并有明显的黑色花纹，形如虎爪，因而得名。有时几个纠缠在一起，拿在手上肉肉的，好像捏着小狗的耳朵。每每发现了这种菌子，大女儿都会高兴地喊我，与我分享她的喜悦。



即梦 AI 制图

珊瑚菇也是这里有名的菌子，体形俊俏、色泽鲜亮，也被称为野生之花。这种菇也极其少见。途中我们也偶遇过，硬是不敢拾。事后知道，后悔不已，偌大的林场，我们无从再找，永远错过了这种菌子。

拾捡蘑菇的过程中，有时也会遇到意外，我们要在枝柯纵横交叉的云杉树下穿梭，如果不小心，会被伸展的树枝划伤手和胳膊。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些因牛粪招来的蝇子，时不时会落在人的脸上

和衣服上，干扰人的视线，影响人的好心情。好在哈夏林场没有南方在林间茂盛的草丛中活跃着的蛇和马蜂，因此，我们在穿越云杉林和草地的过程中，多了些随心所欲。

当然，拾蘑菇最怕误拾毒蘑菇。下山途中，我们遇到过一位维吾尔族姑娘，她拾到的蘑菇足有半蛇皮袋子，经同行者查验，她拾到的蘑菇多是毒菌，不能食用，只好弃置在路边。那位同行者是一个中年汉子，哈萨克族，会说汉语。他长年累月在这里捡蘑菇，练就了一双“火眼金睛”，哪种能吃，哪种不能吃，基本上一眼即可辨认出来。

无论是新鲜的还是晒干的蘑菇，都是极好的美食。这里的人们通常把拾到的蘑菇放在浓荫下风干，相对东部沿海和南方，西部天气干燥、空气湿度小，蘑菇易晒干，不至于招苍蝇生蛆。我吃过晒干后的虎掌菇，不仅口味极佳、香味诱人，更重要的是，里边有我劳动的汗水。

返回家乡已有多日，边界林场拾蘑菇的情景恍如昨天。沉静下来，想想那段快乐的时光，我回味无穷。